



父为我剃光头

□娄义华

儿时的我,总被病痛缠绕。肠胃炎、气管炎轮番作祟,最磨人的是头上反复长疮,痒得钻心,我忍不住总用手去抓,常常抓得满头通红,狼狈不堪。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,也涂了不少药粉,可疮症始终不见好转。

我的“父”姓石,家在离我家百十米远的小溪边。他和我父亲是发小,情谊深厚,他的妻子又是我的本家姑姑——此前,他原是我的姑爷。听说我出生时白白胖胖,却总生病,母亲便请同乡的算命先生来看。先生说我犯了“搭桥关”,得找户人家“抱过房”才能好养活。“父”自然成了最合适的干爹人选。母亲带着我给“父”和姑姑磕过头后,他便从姑爷成了我的“父”,姑姑也成了“孃爹”。

自从做了我的干父母,“父”和孃爹待我格外疼爱。他们有三个孩子,都比我大,却把我当成亲妹妹一般。最小的姐姐只比我大一岁,我和她最亲近,常赖在她家同吃同睡,恨不得天天守着她。“父”见我满头疮疤,心疼不已,某天跟孃爹念叨:“义华这丫头的头,不是没办法治。就是她是个女娃娃,要是能剃光头发,用剃刀把疮疤刮掉再上药,肯定能好。”孃爹却犯了难:“法子是好,可姑娘家剃光头像什么样子?再说刮掉疮疤得多疼,这么小的孩子哪受得住?”

“父”琢磨着也有道理,便暂时搁置了这事。没几天,他见母亲又带着我去看疮,赶忙在路口拦住母亲,重提剃光头的想法,说总这么拖着不是办法,不如试一次。母亲起初有些犹豫,但转念一想,孩子才几岁,头发剃了还能再长,总比让疮症一直折磨着强,便点了头。

“父”当即备好了他的剃刀——那是一把专门刮头发的老式剃刀,磨得锃亮,不是电动的。他烧了热水,先用肥皂给我仔细洗了头,温热的水顺着发丝淌下,肥皂的淡淡清香压过了疮疤的异味。随后,他握着剃刀,指节因用力微微泛白,小心翼翼地将我的头发连同疮疤一并刮去。或许是疮上的脓水减轻了刀刃接触皮肤的痛感,我竟没觉得多疼,也没哭。“父”见状,一个劲地夸我坚强,如今想来,他大概是怕我哭,才特意哄着我。那时我对“光头”没什么概念,反倒满心好奇。家里和“父”家都没有镜子,剃完头的那几天,我总跑到水沟边、水田旁,对着水面瞧自己的新模样,一点也没觉得委屈。

“父”的法子果然管用。光头剃净后,涂上白色药粉,疮很快就见好了。可头发长得快,要除根得反复剃几次。“父”便一次次为我剃发上药,直到那些恼人的脓疮彻底消失。

不知是短发的清爽早已刻进了习惯里,还是当年怕长疮的心思化作了执念,或许更因那短发里藏着“父”的温度,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留过长发。偶尔试着蓄长几寸,总觉得头皮发紧发痒,仿佛旧时疮痛的影子还在。于是便守着一头利落短发,从年少到如今。那把老式剃刀刮去的是病痛与狼狈,留下的,是“父”藏在笨拙关怀里的暖,和伴我一生的清爽与心安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一只没有边界感的鸟

□向军

长江村公路边的人行道上,熟悉的高谈阔论混着鸟鸣随风飘来。凭声音辨识,我断定云南来的老友们已在附近等候,可举目四望,只闻其声不见其人,急得我对空中直呼名号。“沿右边小路往上!”回答仿佛从云端落下,环视一周仍无人影。

循声上小径,穿过十余米长的走廊,绿萝在卡座旁生机勃勃。拐角处豁然开朗,老友们在露台的躺椅上挥手。三张矮桌整齐排列,茅草遮阳伞在树荫里若隐若现。这便是他们常说的“挂在枝头上的坝坝茶”,直线距离不足二十米的地方,枝繁叶茂竟藏住了整座露台,伸手就能触到叶片。

刚坐下,老板娘便端着铜壶走来,泡茶续水动作娴熟,称茶舍已开一年有余。我不禁惊叹,家住附近十八年,每日途经此处,竟不知这片曾堆满垃圾的废旧棚户,经环境整治后已变身成如此雅致的茶舍。斜坡上栽满了桂花树与李子树,茶香混着枝叶的气味,在无风的空气中悄然弥漫。

老友们的谈笑像撒落的银珠,在枝叶间弹跳回荡,时而如黄葛树新枝般高亢,时而似小叶榕老根般深沉。抬头望去,几只小鸟在枝头欢快跳跃,像是有意来凑热闹。

突然,一只灰扑扑的小鸟“噗”地一下落在茶台边的玻璃护栏上。它歪着脑袋,黑亮的眼珠警惕地扫视我们,清脆的叽叽声像在盘问不速之客。我们默契地放低声音,收回举着茶杯的手。见无恶意,它竟得寸进尺,三蹦两跳蹿到茶台中间,小爪子踏过茶渍时还顿了顿,仿佛要参与我们的闲谈。

老友老张刚要伸手,它便机敏地跳开,却不飞走,反而啄起桌上掉落的瓜子壳。我忽然恍惚:这片露台曾是杂草丛生的荒地,如今既藏着我们的闲情逸致,也栖着小鸟的身影。究竟是我们抢占了它的领地,还是它主动融入了我们的人间烟火气?

“在云南茶山,鸟雀敢啄茶农的斗笠。”老友阿明啜着茶说,那时才知,自然从没有绝对的边界。话音刚落,那小鸟竟跳到他的杯旁,低头啄了啄溅出的茶水,随即扑棱着翅膀落在护栏上,歪头继续听我们说话,并不时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……

众人一时沉默,望着小鸟与枝叶缠绵的身影。曾以为城市与自然该有楚河汉界,公园的围栏、绿化带的边界,都是人类划定的疆界。可这只没有边界感的小鸟却用行动告诉我们,所谓领地,不过是人心的执念。就像这个茶舍,没有隔绝自然的高墙,反而让蓬勃的树枝伸展过来,像是一个有力的怀抱,让茶香与叶香交融,让人类的谈笑与鸟雀的鸣唱共生。

我们起身离开时,小鸟仍停在茶台边。老板娘笑着说:“它每天都来,比老茶客还准时。”回望露台,枝叶间的茶桌泛着温润光泽,那只小鸟忽然振翅飞起,落在高高的树上,叽叽声混着远处的车鸣,竟格外和谐。

原来,城市与自然从不是对立的两极,就像这只没有边界感的鸟,用轻盈的翅膀打破了人心的隔阂。当我们学会放下对边界的执念,让茶舍藏进枝叶,让鸟鸣融入闲谈,便是最动人的共生之道。

前提是,小鸟千万别在头上拉屎!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)

走到无花果树下

□李林芮

身边的朋友总羡慕我工作的地方。的确,能在世界自然遗产、国家5A级景区金佛山上班,真是莫大的幸运。

其实,我办公的地点并不在山上,而是在山脚下的三汇村。村里虽没有山上那般美丽的风景,却独有一种亲切而质朴的日常之美。午饭后,我喜欢在村里散散步,只为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。

这棵树很好寻。从公司楼向下东出发,直行约两百米,然后左转,绕过一排安置房,在一个朝门的正对面,就是这棵无花果树的位置了。

路过安置房时,时常碰见刚吃完午饭正摆着龙门阵的村民。他们会热情地与你说起今年的粮食收成好不好,询问你有没有吃晌午,还会告诉你类似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“七葱八蒜九薑头”这些农谚。村民们同你说话的时候,俱在农人身旁的先前还跟你叫嚣着的土狗,立刻就停止了吠叫。反倒是摇起尾巴,歪着头听你和它的主人友好地交谈。

在小巷里,还能时常看到这样的场景——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,将自家锅灶支在屋外,神色怡然地煮着一锅油茶。她起码有八十岁了。她往灶里加柴时腰是佝偻的,直起身子的时候仍然是佝偻的。她手拿锅铲,熟练地在锅中翻炒。水掺入锅中时,“欸”的一声,热气升腾。金黄色的茶汤,裹挟着腊肉香,扑鼻而来。不少路过的村民停下脚步,眼馋着那锅油茶。而我眼馋的,是老婆婆熬煮茶汤的样子。暗自想,如果我到了她这般年岁,要是还能像她一样自如地使着锅铲煮锅油茶,那就是此生最大的福气了。

来到无花果树下。一棵常见的树,有谁会欣赏呢?我认为,在自然界中,无花果树是一种朴素而独特的树。

主树干碗口粗细,数条枝干从主干向四周伸展而去。春天,整个枝条上长满了无数新生的三裂叶片。在花开时节,它的花隐藏在囊状花托里,看不见蜜蜂采蜜,也不见蝴蝶留恋。到了夏天,粗壮的小枝上嵌满又大又圆的厚纸质叶片,形似花,颇具观赏价值。相传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偷吃了禁果后,有了羞耻之心,于是就采集无花果的树叶编织成裙子,围在腰间。盛夏至深秋这段时间,无花果树会不停地结出果子,每个叶腋处都长出一个,由青绿转为紫红,散发出缕缕馨香。

无花果树将花期隐在绿意里,从来不让别人瞧见。不像桃李,轰轰烈烈绽满枝丫。只待果子慢慢丰盈,才肯透出香甜的讯息。它的这种性子恰似一种深邃的人生哲学——不借繁花宣扬,却在静默中酝酿甘甜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隐喻?就像那些埋头耕耘的匠人,不追逐掌声,只让技艺在时间里沉淀;亦如深巷中的老茶铺,门楣不挂彩旗,茶香却飘满整条街。这种“不显山露水”的生存智慧,恰恰是对浮躁世情的温柔反叛。

想必主人家是很珍视这棵无花果树的。到了挂果的时候,就用小网将一个果实罩起来,以免被鸟儿啄食、蚂蚁啃噬,抑或担心路人偷了去。

霜降后,天气愈来愈冷,但我还是会在午饭后出去走走,不过会择一个晴朗的日子。这个季节的无花果树,主人家早已疏过果、修过枝,消瘦了不少,树叶和果实显得格外稀疏。阳光照着残留的叶片和果实,似乎想用它的金丝银线,细细缝补这棵即将走向休眠的树,还一个生机盎然的样子给我看。打破顶端优势,才能激发侧芽萌发;剪去杂乱无章的枝,留下的才是有序与希望。来年春夏,这棵无花果树定会长得更茂盛、果儿结得更甜。

我珍惜午后的这段时间。因为哪怕只是走一走,在这棵无花果树下停留片刻,只需一抹绿意,一缕馨香,就能让心灵的果子重新饱满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)

能懂的诗

月季花开

□金钢权

你不经意地闯入了我的镜头
在月季花开的时候
我的视线
像翻飞的蝴蝶
在你身上流连
快门的一瞬
被定格了
不仅仅是初恋

我想
在开满了月季的山坡上
与你遇见
哪怕只是当初的一瞬
我要为你唱首歌
一直唱到一树一树的花儿
都为你盛开
这样我遇见你时
就像遇到了春天
(作者单位:中石化江汉盐化工湖北公司)

小雪随想

□卞中恒

天气预报说你要来
却只留下雾气的空白
云在天际刷新着动态
迟迟没有飘落的打算

柳枝举起翠色二维码
在风中轻轻颤抖
扫描整个午后
只收到北风群发的表情

我伏在窗台呵气作画
看你在蔚蓝那头
将云朵叠成方块
任时光轻轻消逝

路灯们彻夜商议
该把光调到什么度数
才能契合一件
羽绒服的温度

看呀 园里的桃树
抖落了冬的疲惫
吊起笑脸
在试穿春天的衣裳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)

